

第一章 攻击力的困惑

莱恩(三十九岁,白人,学生)一年前结束了与一位内科医师历时十七年的婚姻,她现在同两个十来岁的女儿居住在太平洋西北沿岸的一座小城里。最近,她重返大学校园,继续她文学学士的学业。像我们这个文化所培养出的大多数女性一样,莱恩从小就被灌输以乖巧温顺的箴言,要压抑自己的愤怒、攻击力与性欲。成年以后,她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困境:如何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成为她自己。。

说到我生活当中的攻击力,你知道,你不能再像少女时期那样使用它,它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根本不是。我信奉非暴力,我力图在我的生活当中实践这一点。忽略我的全部教养,以不与任何人对抗来实现非暴力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我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我需要一种积极的非暴力,我需要保护自己。这种攻击力并不是人们常常谈论的那一种——你知道,例如战争——而是要成为你自己,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成为自己。

莱恩的想法制造了一个困境：自我保护，这一点她称之为积极的非暴力，她害怕伤害他人。但是，如果她是非暴力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对抗’，她就没有办法来保护她自己。当她听到有关攻击力的谈话时，她听到的是战争及它暗示的身体上的暴力行为与死亡。在这类谈话中，她无法找到解决取悦别人与捍卫自己这个矛盾的答案。

有一种攻击力是捍卫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我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对社会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我并不奢望能随心所欲地做到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也并不因此而诅咒任何人。这是一个交互作用的世界，我至今仍不知道如何保持它的平衡。我不知道如何在取悦他人与捍卫自己之间找到一个支点，于是，我使用了一些温和的攻击力，你知道，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玛丽亚（三十二岁）在一座大城市里做了八年律师，她为少数民族与印第安客户打官司。她嫁给了一名白人律师，有两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玛丽亚被她的美国母亲抚养长大，她的拉丁美洲父亲从来不同她们一起生活。她对攻击力的态度与莱恩截然不同。

攻击力对我来说意味着力量，我看不出它有什么负面因素。我把它当作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我希望我的女儿们也能拥有它。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如果你拥有它，这是一件值得庆幸

的事。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为它乔装打扮，并以独断专行或其他别的什么名称为它冠名。我想我们应该还它以本来面目……我认为它是一种你肯定能磨练出来的品质，作为一个女人，你必须拥有它……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毕竟仍然是男人的世界，有时候，它是你最强有力的外套。

当我问到“在你成长过程中，你是如何从你母亲身上了解攻击力的”时，玛丽亚回答说：“我认为它是一件非常阴柔、非常性感的东西，你不必因为拥有它而感到羞耻，更不必隐藏它。”与莱恩不同，玛丽亚不是按照‘乖巧温顺’的标准抚养大的。“‘乖巧温顺’在我所生长的那个地方只会招来嘲笑，你可以勇往直前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不必一心做一个温顺的‘好女孩’。”

玛丽亚并不惧怕自己身上蕴藏的毁灭精神，相反，在一个种族社会里，作为一个异族女人，她害怕的只是如果她不为自己而战，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她身上。

与我在一起工作的所有律师都持这种态度，他们很高兴玛丽亚是一名律师，“嘻嘻，她是一个印第安人不是很好吗？但是随便提一下，大案要案会由卡伦与杰瑞，或克利斯与迪姆来完成。”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得不继续战斗，即使在我这个年龄。至于说到我的价值……如果你不把我应有的价值给我，我就会把它从你那里拿过来。我嘲笑男性至上主义，我也嘲笑种族主义……我仍然认为

在我身上还存有一些偏见与陈腐的东西，我不得不每天去对付它们。

玛丽亚现在仍然同不公平进行着斗争，尽管她并不喜欢这场战争。她代表自己与她的顾客们用愤怒来对抗种族主义与男性至上主义。她很困惑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应该具有怎样的攻击力，“我对自己的攻击力感觉并不舒服，但是我学会了何时把它收起来，何时把它放出去。”在她对现状无可奈何地接受（“我试图在这个职业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抵制（“我不得不战斗”）之间，玛丽亚阐释了她自己的攻击力的理解与使用方法。

如果一个女人迷恋于她的攻击力，这意味着什么？积极的攻击力，包括反对他人的能力，与女性的自我发展有什么关系？

当克莱丝汀（二十五岁，没有职业）十八个月大的女儿在她的膝头玩耍时，她谈起成长是一件“艰难的，非常艰难的事情”。克莱丝汀是一个非裔美国女人，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种族歧视、偏见与暴力等社会背景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谈到她的个人经历，她把目光聚焦在家庭生活背景上，她在那里形成了她的性格，找到了她的生存之路。她生活当中的主要问题是无法与人交往。

在我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妈妈不得不把我抛给我的外婆，因为她无法再继续照顾我，我的父母都是瘾君子。因此，当你寄居在另一个家庭里的时候，即使那个家庭与你有关血缘关系，那里有一大群

兄弟姐妹，你知道，你加入进去了，成为众多兄弟姐妹当中的一员，也总是有一道裂缝横亘在那里……你无法找到你的位置。你知道，如果你不能与你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你就总是处于被别人另眼相看的位置上。

克莱丝汀想要在家庭里找到出路，但是那个群体首先让她领略了受到排斥的滋味。她感觉到“总是有一道裂缝横亘在那里”，在她与其他人之间。她感觉到自己同其他人不同，在她自己的家庭里找不到属于她的位置，致使她悲观、孤独，内心蓄满了无声的愤怒。“家庭里的每个孩子都挨过打，在他们淘气的时候。但是我挨的打更多……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知道，一个孩子，你打了他，他就会哭，然后你停下手。但是我不哭。于是，逐渐的，拳头变成了鞭子、扫帚，有一次我的身上甚至被打出了一个洞，但是我不哭，这也许让我的外婆更加恼怒。”

在克莱斯汀的家庭里，语言不是用来表达脆弱的感情的，也不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的，更不是用来安慰他人、加强亲密的关系的。她的外婆独自在贫困中养育了八个孩子，她无法帮助克莱丝汀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我的外婆……她不是那种你可以走近并与之对话的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次，我问：‘姥姥，我可以同你谈谈吗？’她说：‘滚开 我累了 我正在同你谈话！’那是吼叫，那不是谈话，她在对我吼叫。因此，你知道，我没有可与之交谈。”克莱丝汀学会了使用愤怒的字眼与拳头作为与他人沟通的工具，这是一个保护她脆弱的自我的办法。

当克莱丝汀十五岁离家出走以后，暴力、毒品与绝望成为克莱丝汀生活的主要内容。二十四岁时，她停止了吸毒，开始反省自己的情感历程。十八岁时，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那个男人开始打她。“我猜他属于那种行为变态的男人，而我只想要一个男人哪怕他是一头蠢驴来关心我。”五年以后，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她离开了他，从此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她当时怀上了第四个孩子，由于她本身的暴力行为在不断升级，吸毒的费用也在逐渐增加，她开始接受治疗，并积极参加“西雅图第三计划”。在我对她进行的三次调查中，她正在慢慢地戒毒，一年当中，只偶尔吸毒一两次。

对克莱丝汀来说，攻击力是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

当我揍了某个人以后，我的感觉非常好。每一次我做了这样的事，我都觉得很轻松。你知道，这就好像摆脱了什么紧紧地束缚着你的东西，那种东西堆积在你的胸口里，你不能呼吸，你无法控制它。而揍人，就好像是释放，所有郁积在你胸口的东西都一扫而光，没有束缚……这就是说，如果你不采取什么行动，你就会爆炸。这就好像是用脚尖在走路，你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

克莱丝汀的身体说出了她的声音不能诉说的东西，因为她确信别人不会听她说些什么，于是她的身体就取代了她的声音。暴力，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感情，带走了她的呼吸。她使用身体语言去表达她的痛苦，与此同时，

也更直接地表达了她的愤怒与孤独。

克莱丝汀曾经去看过一次精神病医生，因为她无法控制的愤怒。她说：“我对他大发雷霆，因为他问了我那么多的问题，而且他问我问题的方式真的……你知道，我猜他是在激怒我。”那个精神病医生为她开了一个“控制愤怒”的处方来帮助她学会如何控制她的愤怒。他没有同她一起去探究在受人歧视的经历中、在贫穷与贱视的生涯中她愤怒的起源；也没有推测她是如何把她的愤怒积极地用在了抵御诸如此类的贱视中的心理。相反，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他自以为是地断定这种结果是社会的不公平造成的，她必须要克制自己。克莱丝汀被告知，她攻击力的根源源自她本身，证据就是她缺乏控制力——因为她吸毒，因为她打架，因为她不安分守己的性格。

当攻击力被当作是宣泄压抑着的愤怒的手段时，逻辑上的处方是控制愤怒。但是还有一个更为宽泛的解释，那就是克莱丝汀的社会关系背景。通过验证作为一种联系的身体攻击力，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是什么样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环境成为女人身体攻击力的基础？那个横断种族与阶级，弥漫在社会当中的关于女人是没有攻击力的神话究竟价值几何？

安娜(四十岁,白人)是一位艺术家,她的作品曾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览过。现在，她正在一所法律学校内进修，学习如何使用法律来维护社会的公正，尤其是女同性恋者与其他同性恋者的权益。出身于劳动工人家庭，本身又是一个同性恋者的安娜，切身体会了作为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另类所面临的困难。同时，她也习惯了作为攻击对象

的处境，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受到了两个继父的侮辱与虐待。她上了一所天主教小学，在那里，修女们把理想中的品德与她残酷的家庭生活现实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更让她确信“永远不能”把她的遭遇讲出去。十一岁时，每天装满她脑子的就是来自她继父的淫威的威胁。“我每天祈祷他不要再侮辱我，我幻想着有朝一日他出车祸死掉。我祈祷他遇上车祸。我与上帝做了许多约定，我说：‘我会永远善良，我会非常善良，我将永远优秀，如果你实现我的祈祷，让那个男人死掉。’我真的以为我是在做一件严肃的事情。”

她以为她那个天使般的许诺的结果将会使她的母亲与她的姐妹们得到自由，她们将从此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但是当她的祈祷真的实现了以后——“他果然死于车祸，一辆卡车从桥上翻了下来，压碎了他的车，他死掉了。这太巧合了，你认为呢？”——安娜的妈妈精神崩溃了，变成了一个酒鬼。

于是，当车祸真的发生了以后，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上帝应答了我的祈祷。好了，我的妈妈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了，我的姐妹们应该因此而得救了，我们都因此而得到救赎。但是，她们不快乐，这太可怕了。于是，我觉得上帝在那桩交易上欺骗了我。于是，我觉得没有履行‘永远善良’这个义务的必要了。

安娜带着她的罪行——关于虐待、死亡及她母亲的悲痛——离开了家。“我妈妈被击垮了，这真让我感到沮丧。我

为自己如此自私而感到内疚。我无法挽回它(他的死亡),我什么都不能挽回。这让我想到,最好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为更多的人想一想。我感到自己有罪。’现在,四十岁了,安娜把她那些艰难的遭遇归结为因为受到了侮辱与虐待而产生的愤怒的结果。童年时期生存环境当中的道德背离——那些修女们美化的圣洁的品德与她被迫忍受的潜藏的罪恶;她向上帝许诺永远善良以换取侮辱她的人死亡——让她对“品德”及其掩盖罪行的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安娜谈起了她如何摆脱童年生活的阴影,成长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女人的过程。

戴伦·托马斯的诗中有一行诗,大意是说:一朵花,由于外界的力量而保持活力。我的意思是说,想一想一棵树,在每天的生命进程里,不断地在体内循环运输着水分。你看不到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却永远存在。我认为愤怒与此很相像,如果没有了它,我会成为一棵什么样的树?愤怒使我扩张,我正视愤怒,把它作为保持花朵活力的力量。而且,我想,是愤怒帮助我伸出了另一只触角……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愤怒也许是一种健康的情绪,它保证了我们的成长,你认为呢?如果我得不到它,我就不会成长起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具有攻击力的女人背后都有动力在支持她。如果完成不了工作,我会感到愤怒;如果失去了机会,我会感到愤怒;如果没有变得像我应该变得的那样坚强,我会感到愤怒。

愤怒如何变成了保持花朵成长的力量而不是制造毁灭的力量呢？这四个女人对待她们所谓的攻击力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她们的自我意识与她们的生活历程。莱恩、玛丽亚、克莱丝汀与安娜，由于她们的种族、阶层、身份与机遇不同，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同，但是她们在对攻击力的体验上，却是相同的，这一点应该如何看待呢？如何解释她们对待攻击力的态度的差异性呢？为什么克莱丝汀揍了人会感觉到舒畅，而莱恩却害怕她会因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伤害了别人？安娜为什么能学会建设性地使用她的愤怒？当我们倾听这些女人们的心声时，我们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一个女人讲述着她的故事时，一个明晰的攻击力概念会破碎成不和谐的、矛盾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对此有所准备，尤其当那些女人们以不同的背景、种族、阶层与年龄来讲述她们的故事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能更认真地倾听，我们就能听到一些潜在的相似性。为了在不背离主旋律的前提下让情节有所变化，我们必须让那些女人们重述她们的经历。

攻击力的神话

一些权威性的文化信息影响了女人迷恋她们的攻击力的本义。世界上普遍流行着这样一个神话：男人生来就具有攻击力，女人生来不具有攻击力。还有一些说法是说女人缺乏竞争精神，对攻击力的表达也是间接的、“偷偷摸摸”的；

女人们由于被动性或者教养而压抑她们的愤怒；女人们倾向于无理性的过度的爆发；她们只在保护她们的孩子时才使用攻击力；还有一个使用攻击力的普遍动机是妒忌。这些流行的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转移感情的观点同时也暗示了女人的攻击力具有更小的破坏性。

关于攻击力是男人的本性而不是女人的本性这一观念，被我们在社会上亲眼目睹的许多事情所强化。男人们更多地使用身体攻击力，他们犯下的袭击罪与谋杀罪比女人多得多。根据联邦调查局从一万六千所警察局统计得出的犯罪报告来看，女性（少年及成年）暴力犯罪率仅占所有暴力犯罪率的13%，杀人犯罪率占8%。社会上通常把男性的攻击行为归因于两性间生理结构的差异，尤其是男性荷尔蒙雄性激素的作用。但是把雄性激素称为驱使男人犯罪与发动战争的“攻击性荷尔蒙”则引起了一个严肃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通过对我们的近亲、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性别分层与雄性攻击力的描绘，雄性统治是“天意”的观点开始流行开来。罗伯特·阿德瑞与克莱德·劳瑞恩描述了一个在雄性与雌性之间的严格的统治分层，他断言雄性攻击力是自然界力量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断言只是基于对少数几个物种的观察与推测上。那个关于雄性伟大的攻击力保证了它们在所有灵长类动物当中的统治地位，包括人类的这一断言，遭到了同时代的许多研究者的质疑。帕迪克·怀特，他曾经在马达加斯加岛研究过狐狸，在南美洲研究过猴子，描述了他的观察结果：

回顾最近一段时期对灵长类动物进行观察的

结果，我们意识到最初的想象是多么的幼稚与偏颇。世界上大约有二百多种灵长类动物，其中的40%雌性动物在社会上与雄性动物处于平等的地位；在家庭生活中，超过十分之六的家庭由雌性动物与雄性动物共同统治。只有在大猩猩、东半球的猴子、BUSHBABIES 与狐猴当中，雌性的性别分层才在雄性之下。长期的研究表明，在单一的类人猿物种当中，如果生存条件，包括雄性的举止，不适合雌性，雌性可以选择迁移到新的群体当中。

尽管生物学角色、社会判定在人类攻击力的培养与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种族歧视、贫穷、恐惧、无力感与文化信仰也影响着攻击力的形成，而社会地位与权力则制约着它的表现方式。通过战争及男人对女人的暴力行为，证明对攻击力的确信，尤其认定它是生物学的结果，是出于一种为政治服务的目的。雄性特权，被雄性的暴力威胁所强化，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被看作是“天意”。

在西方文化里，女性过于明显的攻击性举止，会受到刑罚甚至死亡的处罚。因此，女性发展出一套‘女人的方式’来实施攻击力，它不像男人的方式那样充满行动的暴力，有的甚至不易被察觉为一种攻击行为。作为生存的一种手段，女人学会了“表现出”没有攻击力的样子。为了伪装外在的攻击力，她们学会了在内心中约束自己，不让愤怒与攻击行为过于明显地表达出来，外表是一副被动与软弱的模样。女人对男性统治的非攻击性与顺从行为是一种策略，女人们使用它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保证自己的安全并取得与男人的亲

密关系。

反过来说，生存在一个充满危险的社会里的女性，也可以学会表现出攻击力与敌意来阻断他人的攻击念头，攻击力成为一种警告态度；最好别惹我”。工作在一个有可能招致攻击行为的环境里，女人预备出许多示威性的举止。女人们在一个确信男人比女人更具有攻击力的社会里实施她们的攻击力，她们早就了解道德上不得伤害他人的禁忌，也知道具有攻击力的女人是受到排斥的。

女人并不总是柔顺的、非攻击性的，她们的攻击力也并不只是一种表演或者一种态度。她们也像男人那样到战场上、法庭上、运动场上一展身手。在人际关系中，她们反击他人的攻击行为，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她们反抗不平等的统治与战争，并为这社会变革而努力。

女人也伤害他人，她们在精神上虐待他人，通过痛苦与威胁来控制他人。不仅男人打女人，发生在女同性恋关系当中的暴力行为与发生在异性恋关系当中的比率一样高。女人也虐待儿童，根据司法部 1994 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在杀害他们自己孩子的父母当中，55% 的孩子是被他们的母亲杀害的。暴力并不局限于男人。

当一个女人敢于面对内在与外在的强力时，当她们有意识地伤害什么人时，当她们积极地为了正义而战时——这些都是关键性的转折点。或者屈服，或者反击，或者抵抗，或者投降，自我意识就这样改变了，某种关系也因此而改变。为了理解女性攻击力的动机与意蕴，我们必须抛开谁最具有攻击力这个话题，具体地分析一下女性的攻击力与雕塑它的社会背景。

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两性间在攻击行为上的差异是由社会造成的，一般的看法仍然是：女性的攻击力是不正常的，每一个女人必须牢记这一点。即使一个女人在少女时期就被教导用拳头来说话，攻击别人胜于被别人攻击，她也必须接受社会的普遍观点，即她们的攻击力比男人的更不正常。当女人们按照女性是没有攻击力的这个神话来检查自己的言行时，她们通常或者压制自我，或者用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方式来抗议这个神话。

社会的期望与害怕被他人品头论足，影响着女人把什么样的经历暴露出来，什么样的经历隐藏起来。迪波瑞（四十一岁，白人）干了十四年的警察，她讲述了一个在她当警察前，做保安人员期间发生的故事。当时，她同一位女同事在抓两名女扒手时受到了身体上的攻击。

抓住了她们我感到非常高兴，实际上我们没有被打败，听起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我们没有被打败，即使是她们。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显而易见，很有经验。（你为什么说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哦，我一直在想也许社会不喜欢听到这些，那种感觉非常好……这也同性别有关。那些男人们，如果他们打架赢了，他们就会狂呼，你知道，“太棒了！”雄性激素让他们兴奋起来，他们会对自己非常满意……对胜利与攻击力的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认为人们在那种时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嗯，我记得有一位警官在这种时刻曾经说过：“嗨，好工作，好工作。”你知道，

我只是说：“谢谢，谢谢。”我不想在这种时刻表现得太过份……对胜利与攻击力我的感觉很好，我不想压抑它们。

由于害怕享受她的攻击力会迷途在雄性激素的领域里或者侵害男性的地位，迪波瑞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感情。她漫不经心地引用了那句老生常谈，女人不喜欢赢得一场打架，也不喜欢压制任何人。在这个例子里，女性的温柔是一种社会特质，它拒绝享受身体上的攻击行为，即使某项工作要求这样的攻击力。

迪波瑞的警戒心超过了她的感情，因为她知道，女人如果表现得太“男人气”就会被看作是不正常的。从事传统男性工作的女人们告诉我她们经常被人叫作“女同性恋”，因为她们选择了男人的职业。我们文化当中对同性恋的恐惧禁止女人们去冒被人贴上这样的标签的险。社会规则同时也制约着女人在反对、愤怒、威胁与伤害他人时，使用着一种与男人截然不同的方式。正如我在调查中遇到的另一个女人阿莉丝(二十七岁,白人,学生),她在美国空军服役四年，对这些社会规则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觉得,对女人来说,她们做这件事(攻击)时很巧妙。至于男人,我知道,他们这件事做得更过分,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或者任何事而不受到处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向某人发脾气,并使用攻击力让他从你身边走开,过后,一切事都会没问题。但是作为女人,如果你使用同样的方式,此后你很

可能会没有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件难办的事情，因为我涉足了男性领域。从这两方面我知道，有时候决定使用哪一种方式是很困难的。我应该使用男人的方式还是女人的方式？我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

在空军部队里，阿莉丝说：“我理解到用女人的方式处理事情通常并不奏效，除非你的官级非常高——达到权威级别。但是同那些官级只比我与我的同事高一点儿或者低一点儿的人在一起，我就使用男人表达攻击力的方式处理问题。”在她目前做兼职服务员的工作当中，阿莉丝使用一种非语言式的交流来向那些粗鲁的顾客传达她的敌意。“也许我只能使用女性的攻击力，因为我使用的字眼非常有限，我的面部表情也并不生动，我只是挑起眉头，怒视他们。如此而已。”

攻击力的类型遵循社会规则，取决于权力、性别与社会背景的差异，通常人们都是根据这三个要素量体裁衣，订做他们的攻击力。下属的地位制约她们更小心与微妙地使用攻击力，更不易被人察觉，正如阿莉丝清楚地描述过的那样。她意识到一个女人不能违反那些规则，像个男人一样“向某人大发雷霆”或者处理事情。她认为这样做会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作用，一个其他女人都公认的观点认为，向同事发火会比男人这样做时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个女人没有攻击力的神话被孩子们在生命之初阅读的那些故事所强化。美女与野兽的故事阐明了西方神话学中对性、性别与攻击力的看法：男人是野兽，女人是没有攻

击力的美女。在同男人的关系中,女人要么具有‘魔法’力量唤起他的攻击本性,像巫婆那样把一个王子变成一只野兽;要么把他从野兽变成王子,就像贝莉所做的那样。

攻击力通常被理解为“内在的兽性”,是男人的一个侧面,它一旦被激怒就等待着去爆发。这个原型把男人的攻击力、兽性本能提到表面上来,并指导女人如何同男人的这个特性打交道以保证自身的安全。

安全存在于女人爱的能力当中,忽略男人的攻击力与粗俗的天性。实际上,她的爱会转移他的攻击力,尽管她也许会时时提醒自己他危险的潜力。因此,在这个男性——王子、丈夫、权威——统治的社会上得到爱与幸福,掌握那种负面的力量,一个女人必须把她的力量表现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她越是具有女性的美德——美丽、克制、柔顺、服从、温柔——就越会成功地引来王子,而不是野兽。通常的游戏规则是:如果男人是一头野兽,女人就是一个巫婆;如果他不是,女人就是一个美女(贝莉)。

这个故事当中的恐惧与性感形象,适用于男人在这个社会上的普遍形象。男人们跑进贝莉的陷阱里,并且全无防御力。这个故事表明男人既危险又具有保护力,他们试图从其他男人的攻击力下救出女人,尽管他们并不总能成功。贝莉自己的破坏力或者自我保护的攻击力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它的缺省意味着它并不存在。同时,缺省也暗示了如果贝莉选择同野兽交战的后果。但是这个缺省并没有减少来自她的抵抗性报复的威胁。从最初开始,野兽潜在的暴力就在头顶盘旋,并时时露出端倪,这让我们理解了贝莉非攻击性的反应。为了同那头野兽在一起获得幸福,她使用自己的